

讀點校本《明史紀事本末·出版說明》的幾點淺見

邱 炫 煜

(2004.9.25)

南開大學歷史系最近出版了『南開史學家論叢』，其中第一輯八書，有明清史學者鄭天挺（1899-1981）《及時學人談叢》（北京中華書局，2002年）一書在內。鄭先生對於《明史》、《明史紀事本末》的讀法有許多獨到的見解，尤其書中收錄有鄭先生〈對《明史紀事本末·前言》之意見（1963年）〉一文，與近年來台灣明史學界進行有關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典籍研讀工作頗有關聯。展卷讀後，有感於此篇或係四十年前《明史紀事本末》點校本審閱意見之一，今日能重見四十年前的學術審查意見，印刷後文本雖僅兩頁，也是相當難得一見的文稿。

感佩之餘，對所謂《明史紀事本末·前言》亦重新進行翻閱，並將讀後感想，作成札記一篇。今歸納幾點淺見如下：

一、當時的《明史紀事本末·前言》，到了正式發行時已改成《明史紀事本末·出版說明》（中華書局《元史紀事本末》亦只見出版說明），鄭先生所看到的前言，或許可以說是出版說明的前身。中華書局刊印《明史紀事本末》之前，也許先有前言，後來蒐集了專家學者意見之後，才正式定稿作「出版說明」的。

二、中華書局本《明史紀事本末·出版說明》內容主要分成四點：

（一）先介紹《明史紀事本末》卷數、編者。有言：「各卷後面都附有『谷應泰曰』的史論，這些史論不過是堆砌典故，宣揚封建的唯心史觀。」或說「他（谷應泰）當上學政之後，就延攬了一些文人協助他編書，以抬高自己的身價，撈取政治資本。」又提及「過去有一種說法，認為這部書并非谷應泰所作，而是他冒竊了別人的成稿。現在從有關資料看來，這一說法未必可信，但此書也決不是出于谷應泰一人之手。當時參加編寫工作的，可知的有陸圻、徐倬和張子壇等。」這是出版說明對於全書基本資料的敘述。

(二) 針對編者的目的加以批判。有言「編者是用封建『正統』的唯心史觀來評論史事、褒貶人物的。」、「實質上，即企圖從地主階級的立場來總結明代興亡的經驗，為鞏固當代的封建統治服務。」，或說「編者在書中竭力吹捧那些謹守『君臣大義』的所謂『忠臣』、『義士』」云云；此外對於「天命論」的思想，認為編者在不少事件中，宣揚了「非智力所移」的定數，有意識地給讀者造成一種印象。出版說明並關注編者對待農民起義的態度上，有言「編者的反動立場更是暴露無遺。他們惡毒地咒罵起義領袖李自成是什麼『困獸』，『鴟張之孽』，把起義軍的群眾一概誣蔑為『蟻附之妖』」…結語並引毛主席說：「階級鬥爭，一些階級勝利了，一些階級消滅了。這就是歷史，這就是幾千年的文明史。」有謂這是谷應泰之流的封建史家不可能認識的歷史規律。

(三) 從史實的角度來說，出版說明認為本書也存在一些缺點。首先是它沒有能全面反映明代的重要歷史事件。如有關明朝統治者對人民的政治壓迫和經濟剝削，書中就沒有反映。為鞏固封建政權而制定的各項制度，也缺乏記載。明初鄭和下西洋，促進了我國和南洋地區經濟、文化的交流，是中外關係史上的一件大事，本書也完全沒有提到。…儘管本書存在上述問題，但是我門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、觀點、方法加以分析，透過現象看本質，它還是有助于我們了解明代歷史的基本狀況。…其中有關農民起義的專題就有十五篇之多，約占全書五分之一。…這些篇章，為我們了解和研究明代的階級鬥爭、統治階級內部鬥爭及對外關係，都提供了重要線索。

(四) 說到《明史紀事本末補遺》與《明史紀事本末補編》附印書後，以及點校所參考的版本等問題。有云：谷應泰的書對於明清之際的史事是避而不談的，但有一種題為本書《補遺》的抄本六卷，專記清朝的興起，及其在東北和河北、山東等地與明朝軍隊作戰的經過。傅以禮認為，這六卷書可能也出于谷應泰等人之手，…另有清初彭孫貽（1615-1673）所作《補編》五卷，也是增補谷書之作，這兩種補作，多少彌補了谷書的缺略，現在也附印在書後。

三、其實若將鄭天挺先生對於《明史紀事本末·前言》的意見，取之和上述出版說明作一參照，不難發現鄭先生當時（1963）關心的是關於谷氏是否剽竊問題、關於谷氏原來書名問題、谷書被議事、關於張岱事、關於欣賞谷書史實與他書往往不同，似宜稍改的問題、用詞的問題，以及谷應泰的職稱問題等，一系列

都直接與谷書相關，希望作者能酌予修改，或加強分析說明，所言及的方向非常正確。這與發行後之出版說明以馬克思史觀，由階級鬥爭等觀點，批判谷書之缺失，風格上迥然有別。這是筆者認為必須加以注意的一個面向，同時也要對於四十年前大陸出版環境，深受政治氛圍的影響，特別注意農民起義相關問題，理解到編輯部與學者之間，存有著不同的考量。

四、《明史紀事本末》點校工作由河北師範學院歷史系完成，期間的艱辛，外人無由得之。但這是非常有意義的工作，對於明史研究助益甚大。很可惜列為內部發行，而《元史紀事本末》等書另有正式發行本，不知《明史紀事本末》未能正式發行的真正原因為何？還是明史研究在當時事涉敏感？這是頗令人感到好奇的一點。如果有機會能夠再版，對於後來的學子研讀明史，絕對具有正面的價值和意義。至於涉及意識型態、馬列史觀…一些無關於《明史紀事本末》本身批判部分，似乎就不必再強加進去了。

五、整體來說《明史紀事本末》點校本，是中國大陸明史、古籍整理等學術界參採各家版本進行整理的成果。對於讀者來說，可以算是一種極佳的文本，可省卻讀者不少使用舊版親自點校的時間，提供了讀者更為方便而且有效率，運用史書進行研究。中國大陸當局肯於編列經費從事類似的工作，實質上嘉惠了萬千學子；台灣在這方面亦具有優質的條件，應該好好鼓勵學術研究、發揮團體力量、支持典籍研讀、增進人文素養。